焦氏澹園集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四

傳

潘朝言傳

朝言新安人姓潘氏名絲然都人士皆稱曰朝言葢其名聞於世而人知朝言者多高其才能至其忠孝大節處窮達臨利害無愧古人未必盡知也朝言為人倜儻負奇氣壯貌雄偉音吐如洪鐘事父尚書母楊氏能委婉中其驩心母弟綸尤相得驩甚其孝友葢天性也少讀書飛布山攻苦力學

足不踰戶限一日自念曰士不兼文武不足任重吾𪉑𪉑老此奚爲間乏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夫遊洪都鄒謙之羅達夫毗陵唐應德宛陵周順之皆執贄請益焉尚書節制兩廣時朝言出入軍中已習知兵事而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授已復受槍法靑人樊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陳法旁采將傳星曆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撻四夷之志矣溫處故多鑛大盜往往竊窺之而婺源多山箐可嘯聚急則常竄伏奔呼鈔略以苟旦

夕嘉靖乙丑春浙東鑛盜起糾合亡命千五百餘
人抵婺放兵四掠指揮王應禎等死之又明年入
歙六邑洶洶部使者強起朝言朝言至屯溪望見
賊策曰賊渡矣渡且爲一郡患乃率兵要擊于河
兵稍郤與劉會者六人拏舟抵賊岸緋衣者跳踉
出知其魁也射殺之賊爲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
數人射殺之皆相顧愕眙稍稍自引去明日賊奮
兵戰旗甫出射之仆我軍驩聲動天人人氣自倍
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於下流破之又明日伏

烟村渡邀賊歸路前後八陳所向無不意得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令竟落儒生手乎朝言既以行誼聞自是指顧而全六邑名聲藉甚守令博士弟子僉謀官朝言上之督學御史御史爲楚耿先生雅重朝言亟超格貢之選嚴州府别駕至攝知分水縣縣喜訟大者斧斷細者縷解吏從旁睨視不敢吐聲氣又丁戸多浮額民苦之乃鈎稽故牘去虛丁以千數三月而邑大治頃之移攝建德建德聞其來譁曰此分水所勒石頌之者邪

言亦以治分水者治之蠲歲征六百有奇刋爲額
下之鄉民民大悅有贅貧令子售基地於姪子歿
訟奪之朝言念其贅也姧謂曰姪誠爾負券業已
成矣我以俸金爲若直贅行至門反輸情自服曰
寧歿忍欺明府其服人心皆此類也朝言賢名日
蜚蜚起當路欲薦於朝屢矣已而竟不薦丙子部
運長安邸當日拜丞仰望階下鬱鬱不得意疾作
歎曰吾上不能高臥巖壑自全天眞次不能感會
風雲雨澤萌庶外不能策勳龍沙之北内不能批

肆人主之前而溷風塵以死也因上書自免去監司部使者共惜之然以其無貲地不肯早推挽尋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死矣然則世之稱朝言者於其材能亦未盡知也初朝言歸母夫人尚無恙而弟綸已物故朝言經紀其后人無異已出病且革母氏在旁淚淫淫閤不下聞鵲聲陽曰鵲噪其有喜乎蓋不欲以已故傷母心也與人交緩急可託意所嚮往皆海內賢豪長者而咋舌決齒於娟嫉之夫如[illegible][illegible]不欲近每一縱言目究

横射意氣竦激聞者或不能堪揚揚自如也晩既有聞於耿先生以謙之達夫言參驗之仰鑽益力生平所欣慕澹然不以屑意雖未見其止而志固已遠矣嗚呼豈不明於趣舍尚風節偉丈夫哉君子之爲善也不赫赫于時其流風遺烈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故余傳其事俟知言者考焉

馮大夫傳

馮大夫名友字益卿長安人官至奉政大夫學者稱兌泉先生童穉入鄉塾雅知自重不爲羣兒嬉

家貧不能購書手寫誦讀日夜不少休時已知種
學績業蕲蕲自樹矣弱冠游膠庠每試輒詘其曹
嘉靖甲午舉鄉試一再上禮闈不第歎曰母老矣
椎牛不如雞豚之逮存何言詘乎乃就屯留學諭
屯留遠在山中人不知學大夫曰爲指授經義與
作文法度亦時自作以爲程束脩問餽郤不納一
時諸生俛首聽命無敢諠譁者素許李尚智李之
茂馮典三人之爲文庚子之浙江典試留幣爲賀
已而三生皆得雋自是發解登進士者項背相望

非曩時比矣壬寅晉嵩嵐州知州州苦虜數被創歲且大侵大夫省刑薄征一切居之以寬民德之衛卒擾民者悉繩以法又念城墉濠塹爲扼虜之要殫其心計且築且濬蓋財無冗浮役無罷病而井井章章垂百世規者大夫力也會忻州彫敝一歲三易守衆議非大夫不可乃調守忻州士民欲留之不得爭畫像祀之至忻知非嵩嵐比爲嚴立科條督之婚喪不時者禁賭博奉左道者禁諸情窳頹廢爲之一新一豪民骫法痛懲之無貸時有

兩人肆惡十餘年莫能問一夕各攜挈以竄里人
至釃酒相賀云土風善訟稅糧不時入又藩封闌
奪民田歲額爲損至此獄訟衰減逋賦日完民間
去田復還監司行部者才大夫藉藉不容口會翁
兩中丞尤重之咨詢邊計屬以募商飛輓繕脩垣
墻有功薦於朝　上嘉之賜金幣加四品俸尋晉
郡丞職清軍乃立保中堉墩臺令剽掠者不得騁
攝郡事入手輙辦吏胥不敢仰視隣郡獄不能決
者卒歸大夫廉幹之聲最畿輔[illegible][illegible]十有三上

顧以事忤元宰御史按郡國者希宰意中以妻非之言先是大夫念母老屢乞終養不能得至是忻然奉母歸曰吾志遂矣方大夫登賢書父信八十有一未逮祿而殁意嘗恨之故謁銓爲奉母計非其好也是時母田春秋逾七十大夫以板輿迎養徘徊邸舍者十六年視大夫歸榮故鄉尚白首亡恙鄉人嘖嘖稱歎以爲非孝感曷能致也巖居築別墅課農訓子或坐茂樹或登所作望山樓縱飲嘯傲時製新聲自娛晚年喜客彌甚張筵談笑意

氣霞舉人皆謂爲壽徵乃僅僅六十而卒惜哉大
夫少貧苦得官顧以廉自持故居焘推與二兄撫
其子女爲嫁娶其篤倫叙理類如此元配贈宜人
翟氏繼宜人劉氏皆有賢行劉孝事嚴姑若養前
婦之父母撫側室之子息人尤以爲難其能儷美
比德垂裕後昆有以也夫
史氏曰大夫二子長敬吾仲從吾仲以文行著余
舉進士與仲同年又同讀書中秘把臂論文間及
世德涕未嘗不淫淫下也蓋大夫逝仲子九歲劉

宜人逝十三歲耳是時羸病纏緜成立未卜迨今游館閣爲名御史矣而又不逮以祿養如大夫時茀思以文字不朽其親亦足悲已嗟乎立身揚名於孝斯大仲子方存乎圖大何拳拳風木之恨乎余覩仲子之悲且以自悲因爲傳次以慰之并以示之人人焉

王憲副汝贊傳

王公名化字汝贊西粤馬平人爲人圓背豐下目炯炯如電少倜儻有大節而好奇謀世居郭外崗

獞忽引其黨來掠公披獞衣雜羣輩與俱出入譏其鄉導乃里中惡少取泥塗手佯撫其背曰兵至矣盍歸已而官兵四集公曰某人者寔導賊試招之出禦彼恐人疑必來其背有掌跡者是也衆驗之果然送官笞殺之後三日賊又突至公已偵知之躬率數人伏其間俟賊半渡蹴而擊之擒斬十七人餘盡溺死羣獞讐公謀發公墓公竊日夜聚增其壤賊至火光中見與初墓迴異疑爲鄉導者所誤竟解之去墓賴以全嘉靖庚戌之變公從父

職方公城上望見虜大呼曰得壯士數十人可破也職方公目攝之乃止未幾職方公坐累係若盧公爲擊登聞鼓雪之　聖怒旋解得出名振京師壬子舉於鄉巳未授湖廣石門教諭壬戌以最遷廣東平遠令平遠故賊藪巖險湍悍賊穿竄菁石中動以萬計輕罵妄乏江閩間咸被其害當事[illegible]建議設總兵并伸威道猶不能制至是乃請縣之[illegible]公初至謁督府即詣行縣督府遽止之曰今賊勢[illegible]如炎柰何先失吾令公擱然起曰不可縣立也新

而不置官賊心益不安且我不入當誰入者竟單騎以往進其父老諭之曰若屬盤牙有年罪不可赦我既奉命來爲若父母一切熟惡寘不問所不悛者有一劒耳衆叩頭唯唯公高睇大度日坐草亭中治事闕垣壘物土宜興教化復邦賦蚤紀晏思推誠己責凡所以卵翼之甚備一日長田人假牌捕賊公輙庭數之曰環覦皆吾良民捕者爲誰長此不已使人人自危立榜殺其人衆皆感泣羅拜曰始見公之膽而已今乃見公之心矣於是各

寨盡出所掠民間子女一時扶攜歸者三千餘人間巡行寨中至則呼其酋治食食畢則觧臥以兵餉置其家又時時命優人辦演雜劇所謂忠孝故事以聳動之無不疚心思復怛若創痏仰閱煦沐姁姁有更生之樂矣一日南康被圍劇賊李文彪者寨倚懸厓前爲木城機礮石以待公入援見羊數百頭帚其尾夜從之上賊見火疑已登城遽發其機石纍纍飛霣我兵力戰公由懸厓徒步自後入從數十人齊蹴之且擊且射衷其衆賊大敗文

彪跳身去已而備江日照于會昌截葉丹樓於石鎮殲溫鏖於程鄉破伍端於成江口所向無前遠近諸巢穴見平遠旗幟望風披靡多折戈降者而梁國相獨負其驍敢屢服屢叛南贛徵兵討之公念曰相梁寧族此誰賊而馳鶩擊之我城未固家屬栖荆棘中猝乘虛焉至吾事去矣於是寄之會昌臨行指其幼子元與妻許氏訣曰吾今行未知勝負所在脫有不測謹護此兒歸慰我兩親耳直抵黃沙石子嶺與賊遇我兵少却公怒馬先之獲

三人殪三十餘人明日督兵搗巢賊懼使人來會
昌曰王平遠陳亡矣許捬膺大慟遂自刎必報至
公不爲動曰獲賊乃敢警傷吾妻子乎我男子也
必且不顧寧顧家邪諸軍皆飲泣自奮公乘銳崩
之面縛國相等八十餘人賊黨悉平乃赴哭於會
昌隨購得賊所用問者戮於市聞者莫不稱快部
使者上其事　世廟兩賢之乙丑詔所在立祠祠
許氏而公卽晉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道副使丙寅
大征二源時五哨進兵公居其中賊獨多山獨險

兵獨少先是英德哨失利坐踣者五六百人賊積骷髏爲山謂之人頭山公詢土人得其尼塞夜從撐腰石襲登土嶺天明衆見前人頭山又嶂複木深無不股弁咸欲出議請濟師公曰勝敗無形唯計之得況我兵已深去賊不遠萬一因我退出覆諸歸路夾而[illegible]我則一人不可生矣乃眴兵目莫成曰鼓之分左右中三路以進賊有褚襜者振飛而上莫成一矢斃之羣賊膽立公拍馬爭下橫衝直突應手而倒公追至牛神逕會暮斬首百二十

級次日出問道復進見賊衆坐寨中以爲前英德哨兵燼略無懼意公遽勅旌弟凌巔設奇制敵賊潰尾其後遂傾巢大破之前後斬首一千六百有奇深谿絕崗之間幾無噍類矣公遇敵輒奮臂當先短衫敝屣與士卒同結束數有人至軍者皆不識語之亦不信營中薦草假息不責供張濁漿糲食若厭粱肉其於懸車束馬之隘徒行至數百里不勸公既甘苦食淡行間所得皆財人得自有之下走馬卒亦使之得以盡言以故顛倒才知柔馴

辯彊皆樂爲之用然性慷慨臨事裂然高斷無少退讓捐身赴公不肯苟爲婾婀自二源之役廣贛兩督府主之兵馬錢糒廣七而贛三公據實報功而禍繇此胎矣適公以職方公喪歸忌者遂以蜚語中之公既逮至百姓聞之哭聲震天相與詣

闕上書　上亦廉其無罪所尋以僉事備兵惠潮云公在虔贛間先後十二年名賊宿猾慴公稜名已久至是皆隳至公拒之曰我去則叛來則降是二心也其荷泣對曰公活某等無猜無擾天施雲

覆邪得不服若其他則直視爲賊耳唯賄是聞無
賄則虀粉矣今日之來進退生死唯命所不敢怨
公爲之於邑乃復署爲兵或疑署賊爲兵安所得
餉公曰彼皆吾民也故皆有田撫之失道則聚爲
賊而疽食于他我且不得其用業撫之矣彼還爲
民其田自在也我得其力彼得其田所謂兵餉兩
足何復議餉哉公唯臨陳交綏不少假借及渠魁
授首餘黨悉爲安置與之生產所全活不下數十
萬其已降而健戰者即分部之麾下無有異同以

故同時用兵者兵日增餉日費猶若不救而公以賊攻賊因糧於敵不煩厝計而功已成前此所未有也未幾復丁内艱甲戌以大察失其官居家農圃自娛人罕識其面後數年邊陲多事東絓倭北連虜西起播酋夫文儒矩臣未可與議兵往往別求雄豪雯駕之才不足支一面滿朝舉屈指先公而公歿矣公僚友羅野庭嘗稱之曰中牟三異公有六焉明經起家而精武技一異也眇小丈夫而饒膽勇二異也征伐武事而兼陰德三異也清白

廉吏而好施予四異也疾惡剛介而能容忍五異也臨敵應變神奇百出而居常與人要約一言終身不易六異也識者以爲知言初公馳驅戎馬間百戰之威未嘗少挫崗賊聞之皆稱爲殺人王公愀然曰我世奉儒素而徒徼狂疾之功以爲名此豈我心哉第臨敵難於兩全吾不敢效宋襄陳餘之事則不得已爲朝廷百姓屈也具心亦付之天耳歿之日引火焚其書曰無爲子孫累也子元舉孝廉有父風

論曰嚮余伏讀 世宗肅皇帝實錄見公戰功犂然曰烈哉公之於國也忠臣節婦世濟其美盛矣及得公子元所爲家乘益知其本末因爲含悴者久之夫國家爪牙之寄不爲寶惜而忌才娼功者必欲朋勢以逞之爲快及其有事始跂而思之豈有及已彼烏知所稱夏皮冬絺者乎公雖往而子元蘊奇結憤所爲成其志者當於此在公亦可以自慰矣

景中允傳

中允姓景名暘字伯時金陵人少産揚之眞州尋還居金陵爲人器量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公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脩時逆瑾亂政挾勢淩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屛氣其不爲阿者中允及何瑭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裨衍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罷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

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又
不容以緩也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愼所
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天子近
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
以進講旣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
功退復不朿脩自厲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
坐於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葢近是已夫語弗愼
爲誇爲毁譽爲誕爲凡近爲諂爲易爲餂爲詭行
已弗愼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爲邪淫爲率易爲苟

且爲側媚爲薄居家弗慎兄弟妻媵易女凌童僕
與鄉里閈昏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精研以博
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
一事不知儒者所恥能無怍乎凡此皆女之職也
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
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言不可不豫也况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
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
司執事寧不愧於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

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久之爲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覲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貧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對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中允於請託一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餽廩私盜以斛後知之歸其盜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眞州病卒易簀之地卽

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中允爲人篤於孝義母目
青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
疾如失人稱其孝感云有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
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中允女欲與婚未
聘也貢尋卒中允哭曰曩業心許之忍負吾亡友
乎卒名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
升監乘一牝羸蹀蹀行旁觀者有不能堪自若也
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去
以爲榮爲文以意勝恥事鉤棘詩蕭散有致嘗曰

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
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韙其言所著有前
谿集十四卷行於世
論曰賈生爲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效古人之不苟
於其官如此史秩近世視爲冷局類以玩愒自放
而至爲詞以自辯責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膴仕
略不以國安危爲念而唯身家是營聞中允之言
可愧效矣

公爲少司寇時與吳公嶽胡公松毛公愷稱南都
四君子聲籍甚四公皆以耆舊談名理而公之學
爲深前是公爲廷尉京兆馬生妻心疾與其姑語
相砌磔輙自刭死所司驗實以聞少司寇徐以他
嫌深文坐之都人士大譁公按尸單所畫傷指示
衆曰卽如生殺婦能令婦自印領以頸受刃邪且
爲婦無故而令其夫手刃之非所宜有於是生之
寃得稍稍解竟以無坐都人士萬口頌公謂張釋
之于定國不過也公下世二十餘年仲子中翰君

仁度與余同舉進士以公軼事屬為傳余嚮往公甚切其曷能辭傳曰吳公諱悌字思誠號疎山江西金谿人金谿故名儒象山先生所生處公少慨然慕其為人師事鄉先生黃卓峰黃故師事姚江其源流深遠矣而又時涉彭蠡登匡廬往來白鹿書院與四方名士相劘切故充然日有聞辛卯舉鄉試壬辰第進士初令樂安為政責大指不苛細民譽日起調繁宣城至歲大侵請賑上官不待報而發廩已出帑金若干緡令彊耕者糴之封以外

而糶之封內民不苦粟貴官不虧一緡不費而民賴以濟中丞謝衙公介特當公滿考度且內名也以邑積逋更六七令不能完者特屬公以困之邑人懼爲累爭捐貲代償不數日逋完而公以名行其得民心如此丁酉授廣西道御史數上書言事會　上閱南畿試錄怒典試者逮之獄議盡罷諸生制對公具疏申救詔併逮公未幾　上怒解還公御史諸生得上公車後有起家九列者已亥視兩淮鹾政海潮暴溢廬舍湮沒亟疏請蠲恤通泰

三州死者以澤量存者嗷嗷亡所得食公覩漕艘
至喜曰是天所以哀吾民而不絕之粒也或言須
奏請乃可公曰彼其旦謀不及夕而能少須邪卽
上有所督過某不難以一官易萬人命也卽取漕
粟散饑民旋出官羨買償所全活無算一日念母
朱淑人引疾歸癸卯復補河南道尋出按部議處
家落祿米[illegible]歸德[illegible]爲都治築臺辟睢州水患中
[illegible]至今稱焉公爲御史久資望隆重大用有日矣
會鄉人竊柄鴟張力自求退嚴居餘 十年柄臣

敗當事者引用者碩收人望乙丑乃補公山西道御史不赴丙寅趣有司勸駕公強起赴臺財七日晉太常寺少卿亡何晉南太僕寺卿亡何晉大理寺卿一歲中所翔貴公至此蓋異數也明年為隆慶丁卯晉南刑部右侍郎無滯獄無骪法一時摩不稱平者公氣和神靜居常不言病一日造請賓客歸輒正襟危坐而卒亦異已公生平宦績具奏議中如議振風紀議蠲賑議禁私交識者類能言之至請表章古文孝經正分析之謬請聘處士王

艮復薦辟之選請新伏羲陵倣孔林之制所相
上表德章義卒世厲俗者為尤卓云大都公為人
無所雕飾而動與古合始為宣城舊令都津要郡
守謀建祠悅之公視舊政無狀執不從按行河南
伊藩憚公威名奉尺牘稱道友公報曰殿下　天
子宗親非某所敢友某　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
友不從巨璫勢張甚樹坊故里願借公銜名公又
不從而遇德人則歆然以身下之類朱文季厭俗
畢諂華競一切交際取成禮而止飯客㕘魚蔬今

有貧士所不堪者而公饒爲之類羊與祖兩爲巖邑其伐石而碑與卜宮而祠者相望也類朱仲卿登第四十年先後立朝僅七載進難而退易類錢澹成至其孳孳好學所借師友相上下一軌於正而恬澹寡營直與古抱道術之深者等斯有典有則邪之耆蔡者非邪中翰君深湛而好義綽有父風故余聞而具述之語云是父是子不虛耳

太守張恭懿公傳

張恭懿公名瀚字子文浙之錢塘人公始娠父贈

尚書公夢胡端敏以冠服貽之迨贈夫人夢日當
戶轟雷震天而公乃生七歲從塾師受句讀日誦
累百言數請益塾師爲遜席者再陽明先生征古
田道出武林公生十有六年耳綌介上謁陽明先
生大奇之曰孺子可教也明年補郡諸生益發憤
下帷徧讀古人書文詞敏麗試輙裒然首諸生籍
甲午舉於鄉乙未成進士釋褐南工部都水司主
事董造諸船往帥水軍者藉口材不中程務持郎
短長有所指索公爲發其姦狀於是氣沮不敢言

會　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道大江公具舟逆諸
眞州中貴人故索什物難公公相機立應之中貴
人竟無以難也　肅皇帝南巡擬從衛輝舟還詔
須式期五日辦大司空莫知所計公閱諸樓船可
裝置者亟更新之飾以龍文丹彩晝夜督理如期
而具人以爲神已罷不用而[illegible]奉聯安人訃奔
歸矣歸則居廬讀禮絕郤一切外事服除補刑部
陝西司主事尋轉山西司員外郎總兵張達輩四
人禦虜以衆寡不敵僨師繫獄久不決聞莊簡公

時爲大司寇公謂四人者壯士也能不死虜而顧
使死法乎幸及之寬政赦其不量於衆寡而俾戴
罪行間庶幾他日得其死力莊簡公然其言爲請
於　上四人得出而達後爲都督果力戰以死時
同舍郎吳江沈子由金陵陳羽伯海昌朱汝一歸
安孫文揆孝豐吳峻伯竝喜聲詩公與結白雲樓
社朝夕唱和不輟會廬郡缺守銓宰以三輔重地
出公補之（闕）下車即葺宋包孝肅公祠爲文以酹
謂孝肅風裁節槩山立百代乃世徒稱其摧折擊

斷而未知其有體要也故公治廬一倣孝肅故事
先教化而後刑罰抵霍丘胡御史殺人大辟脫太
學生方士二人於盜出部民陳邦於死一時翕然
稱服乃若勸農桑興學校濬渠水墾荒田繕津梁
定徭役皆百世澤也廬民德之建祠祀丙午公當
入覲夙戒行李僕彭城尋奔赙尚書公計茀取絮
衣一襲餘以付代覲郡丞服闋補大名郡會虜薄
都門　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徼畿內四郡兵入
衞使者馳至真定諸守相顧錯愕目難庭謁禮讀

踳久之公聞報以募名遊食饑附飽颺不可用披
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卽令三十人治一人
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
爭苛禮乎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義
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
者令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公首請使者
閱師使者茻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絕
出望外使者乃歎服公文武才矣廷議四郡增設
備兵憲臣一人以尹某領之尹貪婪甚入境不事

事獨日強諸宮人入貲于武功爵告身不者責公
市馬必得賄數百金乃已公牧屬邑凡尹有所索
務白府毋得輙予東明令首犯劾公立劾之尹恚
甚具劾兩臺及吏兵二部悉不報而臺省交章論
罷尹官矣公甞入謁都御史臺問開州守治狀公
厲聲曰開州廉而才公曷疑焉州豪宦某守故抑
之無乃以蜚語聞乎天監在上何可欺也都御史
改容揖公上公甫上簷楹忽墮擊向公所立處故
事郡守無升都御史堂者公升而脫於險都御史

歎曰天意也銓宰察公兩郡循吏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潼關歲侵大發粟所活數千萬人亡何遷廣東叅政從督府談公監軍征新會諸寇以大捷聞直指浦嘗按廬有睚眦於公至是按關中論公聽調三年補四川憲副齎捧入京袁州胄子風公媚巳可驟遷而公置不聞也已乃遷福建叅政袁州敗轉山西右轄直指潘者欲庇私吏不得摭公所釐正藩司夙弊反中公疏上公即治行當道復議調時陸公光祖為吏部郎爭曰如公者安得

以浮議奪之且銓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
𧀮也祖與張同省稔知其賢必欲調張寧罷祖然
猶兩以請奉　旨得留用尋轉陝西左轄踰年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陝西公歇歷久熟諳西
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公謂須冬防兵至乃撤
不旬日吉能蹂氷入犯防秋兵出擊之斬馘五十
餘捷聞本兵不為叙陞大理寺卿時終南山饑民
嘯聚當事者議勦公謂此屬迫於饑耳檄郡丞單
車諭之卽日解散入赴大理多所平反陞刑部右

侍郎再陞兵部左侍郎出鎮鳳陽督漕運公覩漕政廢首疏申飭仍條爲五議上之先是河決梗運道大司空朱公開新河甫成而運舟沈以百計所虧粟不減萬石人人爲朱公危公第引咎自劾且爲漕卒乞免償 詔槩釋不問尋轉兩廣督府時嶺南寇賊充斥會一本暨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大浦馮成之各擁衆數千島夷又乘風入寇公殲賊於揭陽馘其魁尋俘金巳又轉戰海上奏捷比

比 詔賜帑金綵幣公獨以一本勢張甚繇左廣

大帥選愞偏裨不用命悉論如法而檄右廣總兵
俞大猷馳赴幕府指授方略會嶺南募兵變殺一
叅將自髡而丞倭公聞變卽遣中軍李㫲馳擊之
擒首亂犇獲倭酋先是言官阿政府意論公業奉
旨貶爵二級適左廣賊平僅復原官功無所叙
是歲以册立　今上覃恩公父若大父得贈如公
官母若大母皆淑人冑子蔭入太學公又上疏爲
本生大父母乞貤封國朝貤封僅大學士楊公士
奇少保朱公衡曁公三人蓋異數也新鄭入相首

起公仍撫陝西尋陞南右都御史再陞南工部尚書 今上登極加贈父若大父俱工部尚書母若大母俱夫人太宰楊襄毅免廷議推擇三人殿公名以聞 上謂公聞望素著超次特簡公辭不獲則毅然以正百僚爲己任私交請謁一切謝絕務在崇實政遴眞才兩司大計舉卓異者二十有五人請 上賜宴若金貪殘者從逮繫及司京察亦如大計事所黜陟悉當材品一時銓路肅清 上愈重公凡圜丘方澤視牲攝祭諸大禮悉以屬公

考績加太子少保賜寶鈔上尊肥羜以寵之丁丑
江陵相父喪不解政忽傳　中旨眷留令吏部往
諭江陵亦自爲牘風公使留巳曹郎請覆議公若
不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
也何關吏部江陵復令所善客說公弗聽巳有
詔切責謂公奉諭不復無人臣禮于是廷臣惴慄
交章奏留御史大夫名清介至不能自持公獨拊
膺太息曰三綱淪矣江陵益怒嗾臺臣首劾公省
臣繼之遂奉　旨致仕公北面稽首曰臣耄不能

任國事然寧負相君不敢負　陛下辭歸則遍謁
祖墓新宋岳武穆父子祠率里人歲時俎豆之內
與諸從兄弟年七十以上者爲怡老會外與同郡
縉紳年踰耆耋者二十餘人徜徉山水間觴詠談
嘯聯翩鶴髮望之如羣僊然論者以爲不減香山
洛下云歲戊子去江陵敗巳七載　上念公舊德
詔所司月給廩廩之庚寅當杖朝之年詔所司存
問如令甲公生平無疾病老益伉健嘗語諸子曰
余德不敢望端敏日惴惴焉唯負先尚書夢徵之

爲懼乃今名位相埒齒復過之何幸也癸巳以天
年下世訃聞　上悼惜輟朝於是翰林[illegible]致謚謚
恭懿太宰致贈贈某官大宗伯致祭大司空致水
衡金錢以塟而公之哀榮始終備矣
史氏曰當江陵柄國時推太宰　都六卿間論次
先公者十人論推先公者兩人乃公特見簡拔人
豈不謂江陵私公其後九卿連牘薦之而公獨持
大義以抗脅之以旨不動說之以咨不動恐喝之
以臺省不動乃知公固非江陵所得私也公韻度

灑灑入自以為可親乃大節所在凜然不可回奪

此豈可以世俗闚者哉故海内數十年望公如清

鏞大敦又以為巨川喬嶽庶幾其復興雲雨為天

下澤也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也夫

參岳王公傳

公王姓諱叔杲字陽德别號暘谷居士先世晉居

山陰唐宋而還一徙台再徙永嘉遂為永嘉人七

傳而生溪橋公鉦溪橋公子左參議澈國子祭酒

激為最貴參議公有淑配曰潘宜人初舉憲副公

叔果次郎公公生而警敏異常兒十二通戴氏禮工制義旁及騷選子史祭酒公見而大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數歲故徐文貞公以學使者至試而奇之補郡諸生學益閎肆即醫巫星曆輿地之書靡不搜討癸卯登鄉書明年下第歸益明習天下大計凡疆場士馬屯田水利以及食貨戶口之籍一一若指諸掌乙巳郡大侵公佐參議公出粟哺餓者存活數千人鹺直指諮鹺法於公公請築沙城捍坻竈至今賴之倭變起海上公聚族而謀

計在築堡衆聞以爲迂尋寇以無備突入邑幾爲墟遂大服公議而公亦力任之堡成樓櫓相望邑恃以無恐費幾七千餘金強半解公橐中裝也公一意色養累謝計偕不往居恒廣參議公意立宗祠置義田舉族約敦行之不少怠參議公既逝乃勉起舉壬戌進士筮仕靖江令尋調常熟靖江水四合姦盜出沒訐訟蝟起公爲經理振刷之而邑大治常熟巖邑也公至首修言公祠以造士而邑某侍御者藪大盜而收其入勢張甚公立發其姦

猺獞之夙稱宄者公又立川之邑亦大治臺察以
最聞遷兵部車駕主事會　世廟賓天　莊皇帝
從裕邸入大內矣是夕有欲倣正德末年設兵九
門者公力爭之曰　武宗時　肅皇在楚大寶虛
也乃陳兵以備　今上已入內而何以此重駭士
民爲乃報罷尋轉職方員外郎公念邊事廢弛力
薦總督譚公總兵戚公當召入防虜患時戚募南
兵數萬戚山不肯公從中調護一時邊備大飭
上大閱有金幣之賜再晉武選郎中一切胥吏姦

埽之若洗部籍載諸武臣功與承襲條格歲久磨滅公題請重修而葉先春者挾與援欲帶銜署銜事公以例斥之伍司馬定濠亂子廕一子部侍郎難其久不許公曰例久不許者慮功未明也豈功如伍公者而有不明耶力爭之叙於錦衣其強力守官皆此類久之出守大名大名士沃而俗醇公一以無事相煦沫而間脩禮文以風之葺元城書院延碩師以教一時諸士嚮臻後多顯重者如魏解元允中中丞允貞李司馬化龍黃侍御吉士不

減十數輩畿輔文學爲之一變癸酉命以湖省憲副填三吳方島夷内訌公閱江延袤八百里各相其險隘而厚爲備精簡郡邑良家子程其騎射中勇智軼衆如江應晴陳習朱先輩授之行伍中人人感奮一日寇以百艘至所練士分道搏戰而公提尺一如意揮之遂大破敵所俘斬甚衆且獲被虜者數百人朝議紀錄晉右參政仍留填吳吳賦累歲多積逋時有帶徵之議逮繫死者相籍會大司徒殷公道吳公馳白曰江南財賦半天下歲輸

業不支而益之帶徵如吾民何殷公蒞事竟除其議而吳民乃稍稍蘇矣是時督糧參政缺公兼治之爲開孟河濬練湖爲轉輸計語具三吳水利考比歲七月不雨潤州行千艘皆膠不可以漕公令集田間水車尃湖水灌之三日而河溢不淹時自京口達于淮衆推以爲神無何論折徵事兠蓋公條六利四害語甚辨而省郎不謂是也疏論公坐改他用公竟歸或勸之出而曰吾曩在公車𦘕謝訃偕者以吾親也僅吾官若干年而倍毋以出邪

歳餘部以閩臬起公友人有傳江陵相意勸駕者
公堅臥不爲動廹時相敗而人益多公之先見云
公所居有陽湖別墅玉介園擅一方之勝歸而益
爲脩葺山池花木臚整幽靚晨夕偕兄弟賓客置
酒高會酒酣自度曲爲新聲授童子令按節奏之
歌聲鳥影相間錯於巒容川色間驩如也性嗜義
樂施其大者如郡學東山孤嶼仙巖東甌王廟鎭
寧樓鎭東塔先後創葺歳所損不啻數百千緡至
若饑待而食疾待而療歿待而殮訟待而理者日

集於前公應之略無忤色人人得所望以去公起
家名進士三典郡縣奏課第一佐本兵參大藩歸
而爲德於鄉不可縷數蓋所至尊以賢大夫而不
敢名卒之日年八十有三春秋高矣而學士薦紳
猶惜其材而未竟用與年而未竟享也則公之爲
人足以觀矣所著有玉介園稿二十卷子一人光
美以文學世其家

史氏曰公之兩舉與沈給諫東朱職方潤身甚相
善也給諫困詔獄公橐饘之問無虛歲卒賴其力

以脫死而職方以旅櫬歸也公提兵吳會貴倨矣乃微行至金陵經紀其喪素車白馬哀感行路余嘗親見之士當平居意得指心自結一遇利害死生輙獸駭而鳥散如公衷誠秉忠誼形於色非夫浮華澁利之徒所能規也語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信夫

大司空余公傳

司空余氏諱懋學字行之婺之沱川里源人曾祖鎣令廣昌有惠政邑相率祠而祀之祖石會公暨

以子贈南康令父世儒令瑞安南康二邑卒合州
守負經行爲鄉祭酒配孫宜人生公公生卓頴有
奇氣九歲讀書邑中邑有鐵神爲祟肖人形聲伺
公獨臥將寤之覩公神氣恬如輙自失曰此貴人
不可動吾謹避之耳自是祟匿不出人皆心儀公
有大臣器矣長而益力學甲子舉於鄉戊辰成進
士授撫州府推官撫故冠帶郡訐訟蝟起公至按
宿牘讞决若神然亦時有所縱舍以示寛貸闔郡
翕然會勦巨寇有功賜帑金　今上改元名鮮論

户科給事中時江陵相獻白燕蓮花頌於朝公念
上方憂旱下詔罪已與百官圖脩禳而以祥瑞
進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又守留京中貴人信橫甚
省臺交章劾之不能動公盡列其罪狀而得罷中
貴人時相權璫兩目攝之矣而江陵相挾 主上
沖幼欲盡攬太阿之柄銳意振刷而實行督責陰
排大臣異已者公奮曰執政意所嚮一切以操切
苛辦承之如國體何遂以五事上一存敎大二親
謇諤三愼名器四戒紛更五防諛佞言言剴切江

陵相銜公次骨其愼名器語獨指中貴人請乞無
度恩賚踰等中貴人恚甚謀於江陵取中旨斥公
爲編氓公怡然卷衣出都人士聚觀嘖嘖歎息江
陵思中公未已因下傅御史疏置獄訊莫其詞引
公傅備五毒竟不忍誣伏復以公郡民爭絲絹賦
而鬨以激變歸公移書御史御史中丞坐之罪兩
公者指天自誓不肯從而弟委咎程任卿汪時二
人以微解之乃得免明年借京察削諸言事者籍
而竄公名其中又明年江陵歿姦狀露公言大雅

而郭中丞者且首薦公久未韋復踰年　上大寤

下詔引咎以故官還公等十一人而公爲冠於是

公意益發舒擧遺賢覈圖籍釐贈典書無慮幾上

下項之晉南尚寶卿是時人人自喜爭以言爲快而

廟議稍厭薄之公慮開之爲寒漸也且羣臣自相

忌交口譸語傷國體乃列爲十蠹上之謂執事者

得必居功而失則歸挽囘之難曰誣上之蠹受官

公家而因以爲市曰招權之蠹已不受言而苛求

於上曰諱疾之蠹以窺瞷爲常而弁髦公論曰承

望之蠹敢於拂天子而難於忤要人曰雷同之蠹逆距言者而銷其氣曰阻塞之蠹倒置是非曰欺罔之蠹好勝不已而忿爭忿爭不已而黨比曰爭勝之蠹結歡要津媚悅近習曰諛佞之蠹自負時流急於表異不觸而撞擊無疾而呻吟曰乖戾之蠹後一一如公所指切而公亦因不諧於時留尚寶者二載尚寶曹事簡居者不以屑意公條奏五事所爲申飭舊制者甚悉俱報可留都勳舊及衛士憚公各粥粥供事無敢怠晉貳大僕司農請馬

甘肅邊費公曰寺無馬矣而又去其直一旦緩急
何以應之持不與尋遷南光祿卿亦條五事行之
己丑晉南通政使尋轉北明年抵京會臨洮失事
當事主和戎惡聞邊警邊吏持千金居間寄封事
酒家甚媟公廉得狀立名而廷朴之亟以聞朝士
多公不愧納言而亦知輦轂下不能久留公矣不
數日遷南少司寇以行尋改南戸部兼僉都御史
總儲政公取記籍鉤考斟酌之勤爲成書所經畫
皆利便垂久遠者曩以絲絹事坐程汪兩人大辟

上之嘗雪之而未果至此歎曰沈寃未灑吾何顏
於朝乎乃上書白見寃狀請解官贖二人罪事
下廷議竟釋之攝司空事罷中貴無藝之供百千
數歷三載滿書將奏後進者不諳公疇曩大節見
謂雅自持約略如常人而已而又入忌者之說以
老論罷公時服官政之五年也歸又五年冬里中
山鳴有聲亡何公卒訃聞　天子用部臣議贈工
部尚書予祭瘞錄其子昌祚於太學嗚呼公之事
君不必竟其用　上之厚公不必及其身皆疑稍

未滿者而其交盡而互報則幾無憾矣公內行淳
備撫弟妹恩禮咸篤念孫宜人𤇆薄自章服外不
御紈綺配汪淑人以荆布終嘗笑曰公孫何詐彼
牧豕老生於錦綺固不習也歸田自爲約非賓燕
不四簋他酬應一以儉樸爲閭里先問褒衣緩帶
延見儒生談搉今古雍雍如也子姓臧獲訢訢如
也惟謹性耆書饒著述而尤明習國家典故議論
娓娓而不詭於道所撰有尚書折衷春秋蠡測讀
論勿藥閱史隨筆日札家譜婺穉隨事排纘而在

宦有皇明大政類編嘉隆大政輯要疏草南垣論世考留儲志仁獄編凡十四種見者莫不謂的然之論而公之殫心職業亦足以觀矣晚見妄庸子作二朝編年惡其誑惑一一條析其舛謬以示總之皆有爲而作如炫葩藻爲名高薄不爲也論公世儒術行誼政事氣節蓋俛兼之謂隆萬間名臣不虛耳

史氏曰當江陵盛時人莫能指議而公首白發之故望余公甚迨夫柄地易讜論伸而險詖者亦往

往借以牟利卒至羣言殽亂國是幾搖識者心非
之而不能絕曰吾黨也本之擊姦而竟以自固初
心之謂何余公十纛之疏侃侃然顯斥之無貸豈
不爲尤難哉而顧以此不容語云不容何病不容
然後見君子信矣

常國寶傳

國寶常姓名信國寶其字也世居常之江陰國初
名泰者從征以功授明威將軍隸籍興武衛始爲
金陵人三傳生安爲國寶之王大父安生忠忠生

英英生銘銘配祁恭人生國寶益舉丈夫子四人國寶其季也國寶爲人孝友多藝能年十二父臥疾國寶爇香籲天願以身代厥疾用瘳家貧攻苦力學不少怠精考六書旁及繪事至靈樞陰符之書無不曉解玉田盧公以行誼伏一時最慎許可一見奇之以其弟之子妻焉歲癸亥財弱冠耳南宮以書學校士入彀者餼於官三載就銓捋於科貢拔五人於千百之中而國寶寔爲第一人閭里榮之隆慶改元授南印局使局爲儀部屬南宮清

重滋其書者多名賢國寶聞諸公緒論以其餘力
盜肆於學其材名甚䯄䯄有聞矣五載晉撫州府
照磨守胡性嚴重察國寶爲人事倚以辦如清陳
鄧積年之訟散青泥蜂聚之黨定北門之胥變還
府庫之亡財悉用其畫而所籌亦隨有濟花園港
多巨盜嘯聚行刼商旅幾絶臨川黎令舉國寶於
當塗以其事屬之國寶詭爲日者服冞入其巢圖
上地形并所爲芟夷建置者甚具兩臺報可於是
擒盜魁十有三人巢宄蕩平道路無梗當是時國

寶以幹局最於臨汝閒然素豪舉無脂韋態用是人多不樂而國寶亦不樂其官矣一日家報祁恭人疾亟遂委手板歸守留之辭益力洎歸甫兩月而恭人卒得躬藥餌親含斂人以為孝感之致云國寶色養三十載日具小酌奉親稍沾醉自歌以侑先人物業一無所取比親亡花晨月夕泣下沾襟曰安得復承膝下之驩邪其永慕如此歸田以來道流釋部悉加搜討最後嚮往天臺先生之學與一二勝友切磋究之嘆曰吾疇昔所為殊孟

也蓋至是其趣操益歸雅正矣國寶故卓犖貧附時拾遺金不取以苦刻自勵非有過人之識不能又喜爲詩政暇輒出遊遊必與鄉士大夫爲詠歌其治行亦不能不以才指相高晚而冥心內觀又若泠然物表而一切外膠不以侵闕其心可敬也所著有同文北上撫遊振藻諸集若干卷藏于家

太史氏曰余鄉盧公性高介不輕許與人獨契國寶乃國寶待之有本末恩禮不衰者三十年盧公家貧好蒔花爲娛菊譜成不能行也國寶爲賣所

持劍刻之以傳嗟夫世人多於貴盛時爲人盡力及稍稍衰落棄去之如不相識豈可復以人理責邪而國寶不然其賢於人遠矣語云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卽可以見國寶也

澄源張先生傳

夫犀象珠璧世所珍也然寒不可衣饑不可食挈而過三家之市必有譁而怪之者何也體不諧于衆用不秉于常貴富者獨握之以爲光怪奇偉之觀而賤貧者無所取以恣其適粟帛之爲物也則

不然用靡不適于人而人靡不適其用此豈有光怪奇偉可以聳人之聽覩也哉然世未有舍以爲衣與食者惟不異也故合天下之大常惟合天下之大常而後世之棼棼芸芸者莫能外則澄源先生之行是巳先生恂恂質行不爲崖異卓詭之操而一禀于誠自閨帷以及城市自一日以及終身靡不式于繩規而衡于孝友語曰經師易人師難嗚呼若先生者豈直經師巳哉初玉溪君舉先生晩十歲始就外傅讀書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涕

淫淫下也師怪問之對曰父年五十一母年五十
矣其夙孝如此十四以文受知于鶴洲錢先生稍
長計滫髓無所出乃亢顏爲人師適歲祲諸姊暨
姊子咸來就食先生分廪給之至經歲無勸恐傷
兩尊人意也天臺耿先生來視學始推擇爲弟子
都試罷而樂孺人逝禫而玉溪君繼之先生每慟
必絕卽歲事之脩涕未嘗不霑衣也始玉溪君性
嗜酒先生預貸付酒家且囑之善視玉溪君飲
而歸先生必河干竢扶攜出入意相樂也又慮

其以過飲階疾輒購書愼疾字置玉溪君左右云

先皇帝有優老之詔玉溪君年及格矣顧獨以
貧罷先生居恒以爲恨玉溪君嘗御重帛而稱寒
先生解敝緼以獻後每得一衣未嘗不盡然傷也
樂孺人病亟索羨羨糜不及食自是遂覆羨嘗貸
金于某甲得十六金姊夫以貧告遂轉畀之姊夫
歸而舟覆竟積館穀以償毋靳也玉溪君少閒依
陳氏後陵夷甚歸貧于先生先生即推玉溪君意
弟畜之先生行誼純備廼獨注意師模謂師道在

嚴少軼閑謂型範何因雜長公諸生間而亢之法一日他出歸得諸生與長公嬉戲狀跽長公而數之曰日所教頓忘之耶若不敗羣誰爲嬉者泣而撻之諸生皆長跽靡所容間對諸生語及名節忠義事娓娓不厭所爲嚴束長公者則自成童及授室宵火晨鷄無頃刻間也既長設席鵝湖夜必呼長公榻前語燭跋乃退其所稱愛而能勞者非耶已長公聯第春官先生喜且懼敎之曰而祖日以是望我我弗克副兒迺得之幸甚第吾懼其以先

德之貽還殖先德也勿造請勿廣田宅勿飾舟輿僮僕不者非吾子矣長公長跽受教先生乃大悅長公又言先生自爲人師三十三年如一日其自燕歸念先生喜佳山水請謝弟子爲一日之遊先生慨然曰彼執經者其家之望之皆我類也先生蓋不以今昔人巳異琮而說者獨稱其不以百金爲人居間過矣先生易簀之日謂長公曰吾家世不談人過若愼守之噫先生素履懿行若人所能辦而始終無迕心前後無錯節卒以遺子孫而垂

里閈則彼之矯節詭行以驟然號爲異者其亦可少瘳也夫先生名汝翼字雲程學者稱澄源先生先爲無錫人徙居江陰之青暘里以覃　恩贈登仕郎祀學之鄉賢祠長公名履正今爲南京大理寺評事